



世界科幻大师
科幻世界

主编：姚海军

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获奖作家力作

为和平而战

【美】弗诺·文奇 著 曾真译

The peace
war

Vernor Vin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获奖作家力作

【美】弗诺·文奇 著 曾真 译

为和平而战

The Peace War

Vernor Vinge



ACROSS REALTIME by VERNOR VINGE

Copyright: ©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INANZA,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和平而战/[美]文奇 著；曾真译。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3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6442-1

I. 为… II. ①文… ②曾…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7535号

图进字21-2008-130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为和平而战

著者 [美]弗诺·文奇
译者 曾真
丛书主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丁大镛 姚海军
封面设计 徐杰
版面设计 徐杰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张 9.375
字数 200千
插页 2
印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09年3月成都第一版
印次 2009年3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价 1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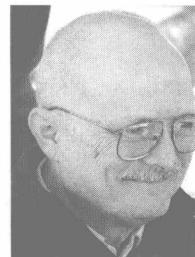
ISBN 978-7-5364-6442-1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太空歌剧的拯救者 数字时代的预言家

—— 弗诺·文奇



六年前，弗诺·文奇真正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时，他在美国科幻界早已声名显赫。

以一部惊心动魄地预言了网络虚拟现实的中篇小说《真名实姓》，这位美国实力派作家在2003年登陆《科幻世界》，用令人震惊的想象和快速推进的情节革新了读者头脑中对赛伯朋克科幻小说灰暗、隐晦的片面认识，引发了“弗诺·文奇热潮”。

不料弗诺·文奇在中国“一夜成名”，《科幻世界》却因分期连载成了众矢之的——对结局急不可待的读者通过BBS、E-mail、电话、信件等各种方式对编辑部进行“密集轰炸”，表达共同的不满：这部惊心动魄的杰作应该一次性刊完，让读者饱受期待之苦实属罪过！创刊二十余年的《科幻世界》推介了数不清的外国科幻作家，既有老牌大师，亦有当代新秀，引发如此热潮的却似乎只有文奇一人。

对弗诺·文奇来说，2003年是特殊的一年：他在这一年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数学教授的工作，开始以专业作家的身份进行创作。此前，人们赞誉他在科幻创作

上取得的成就时总会说：“文奇首先是个科学家，然后才是个科幻作家。”现在，这种说法应该改变了。科幻创作不再是文奇的业余爱好，而是他的工作。

像很多著名科幻作家一样，弗诺·文奇从小就是一个科幻小说迷，八岁时就尝试过科幻创作。1966年，他刚从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便在美国著名科幻杂志《模拟》上发表了处女作《书呆子快跑》。这篇小说得到了美国著名科幻编辑坎贝尔的认可，其精妙构思文奇至今仍引以为荣。

1968年和1971年，文奇先后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得了数学专业硕士和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教授数学。

文奇非常热爱教学工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创作产量一直不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至今，他总共只发表（出版）了二十几个中、短篇和六部长篇。

产量如此低的科幻作家并不多，但显而易见，作家的成功并不一定与他的作品数量成正比。乔治·奥威尔、小沃尔特·M·米勒便是极好的例证，就目前来讲，弗诺·文奇亦属此列。

在文奇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描写电脑黑客与掌控全世界信息资源的人工智能殊死搏杀的《真名实姓》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小说发表时，互联网技术初露端倪，人们为小说中的超炫想象而痴迷，却很难相信它们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很多时候，人们将开创科幻小说赛伯朋克流派的荣誉归到威廉·吉布森的名下，但实际上，文奇的《真名实姓》比吉布森赖以成名的《神经浪游者》早了整整三年。文奇至今仍是美国最优秀的赛伯

朋克作家之一。”

而弗诺·文奇的开拓性与创造力在《深渊上的火》和《天渊》中得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这两部长篇巨著中，文奇构筑了一个按文明层次分为三界的豆荚状宇宙，突破了硬科幻小说一成不变的物理法则，以史诗般壮阔的场景征服了读者，顺利拿下了两座（1993年和2000年）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奖杯。

《深渊上的火》和《天渊》是对不断侵袭科幻领域的奇幻小说一次强有力的反击，让被奇幻小说大肆借用的文明设定重新遵从于硬科幻的统治之下；同时，它们更是对传统宇宙歌剧的一次化腐朽为神奇的拯救。从E·E·史密斯将太空歌剧推到巅峰以后，这一流派的科幻小说日渐式微，是弗诺·文奇赋予了传统太空歌剧以崭新的灵魂，使这一流派得以复兴。

这两部作品的中文版由科幻世界杂志社于2004年和2005年推出后，弗诺·文奇迅速成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外国科幻作家之一。

为满足热爱文奇的广大读者对技术类科幻的强烈嗜好，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此次又推出了弗诺·文奇的三部经典长篇和一部中短篇集。其中，《为和平而战》（1984）和《实时放逐》（1986）分别讲述了“时间禁锢”技术出现后世界格局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五千万年后从停滞的时间里走出来的人类子遗所面临的艰难抉择。这两部堪称文奇情节最紧张的长篇小说，分别获得了1985年和1986年的雨果奖提名（最终惜败于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浪游者》和奥森·卡德的《安德的游戏》）。

《彩虹尽头》(2006)是弗诺·文奇最新的一部长篇。在这部近未来科幻小说中，文奇将目光从深远浩渺的宇宙转回到我们的现实世界，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虚拟技术、人机结合，甚至还包括已经融入我们生活的维基百科、搜索引擎等网络工具未来数十年内的发展图景，以及它们给我们的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令人叹为观止。此书为弗诺·文奇赢得了第五座“雨果奖”奖杯。

由衷希望这位数字时代的预言家、太空歌剧的拯救者能给读者带来新的快乐与收获。

过去

波弗特海岸^①位于一百公里以下、近两百公里以外，看上去不像正常情况下的北极。北半球的夏天已步入尾声，地面深绿的草丛中延展开一道浅绿。生命是顽强的，只有个别半岛和山脉显得荒凉贫瘠。

美国空军上校爱丽生·帕克在安全带允许的范围内挪动了一下身子,想越过飞行员肩头看到最佳景致。执行任务的大部分时间里,她的视角都比“卡车司机”们好得多。向外眺望这件事,爱丽生从不厌倦。飞行员安格斯·奎勒身体前倾,全副身心都放在点火发动读取仪上。安格斯为人不错,但他从不浪费时间向外张望。跟许多飞行员——还有一些执行任务的专员——一样,外面的一切对他来说早已司空见惯,再没有什么惊奇感了。

但爱丽生属于那种向来喜欢往外眺望的人。小时候，父亲带着她飞行时，她总拿不准什么最好玩儿：是向外眺望地面呢，还是飞行本身。年龄足够考取飞行执照之前，她一直满足于眺望地面。后来她发现，如果没有战斗机飞行经验，你绝不可能把飞机开到自己希望的高度。于是，她转而从事一份能让她向外眺望的工作。她有时觉得，跟单纯眺望下面世界的真实面貌相比，电子学、地理学以及工作中涉及的间谍侦察任务都显得微不足道。

①北冰洋的边缘海，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加拿大西北部沿岸以北至班克斯岛之间，因1806年英国海军水文地理学家F·波弗特到此考察而得名。

“真得夸夸你的自动驾驶仪，弗雷德，刚刚那阵加力飞行，一下子就让我们赶上了进度。”安格斯从不表扬副驾驶弗雷德·托瑞斯。只要弗雷德当值，一切好事都归功于自动驾驶仪或地面控制。托瑞斯嘟哝了几句粗话，然后对爱丽生说：“希望您能满意。我们很少载着美女在这一带转悠。”

爱丽生露齿而笑，却没作回应。弗雷德说得没错。通常情况下，每次任务都会提前好几周做好计划，而且有多重目的，一飞就是三四天。但这次任务却临时让一个二人机组被迫取消了周末休假，为的只是绕轨道飞行十五圈，再返回范登堡^①。这种临时飞行相当于凑近目标，飞快地瞄上一眼。很显然，这是一次全球侦察，但弗雷德和安格斯并不清楚内情。他们只知道最近几周以来，各大报纸的新闻版都“阴云密布”。

波弗特海向北滑出视野。这艘短途飞船正处于倒转向下的位置，有些专员觉得这种飞行姿势让人犯恶心，但爱丽生却很喜欢像这样望着世界从自己头顶飞过。

弗雷德·托瑞斯——或者说他的自动驾驶仪——缓缓将飞船调整180度，变为进入状态。有那么一瞬间，飞船垂直向下。对于从这个高度俯视过地面景象的人来说，冰川冲蚀绝不是个抽象概念：冰面有明显的划痕和沟槽，如同铲刀铲过的地面。残留下来的一些小水洼形成上千个湖泊。数不清的太阳在如镜面般的湖面上闪烁，让爱丽生目不暇接。

他们倾斜得更厉害了。南方蓝色的地平线迷迷蒙蒙，在视野中忽隐忽现。在降到普通飞机能达到的高度之前，他们暂时无法再看到地面了。爱丽生坐起身，将肩头的安全带拉紧些，拍了拍放在脚边的光盘袋。那里面装着她飞这一趟的收获。等她回去时，许多将军都会长出一口气——做出这种反应的政治家会更多。利弗莫^②的

①美国两大主要航天发射中心之一，位于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②著名的美国国家实验室。

人探测到的“爆炸”应该只是些小故障，不是苏联人干的坏事。她扫描了爆炸位置，用上了她所有的“常规”设备，还有只为某些军情机构所知的深入探测装置；没发现新的进攻动向。只不过……

……只不过，她自作主张对利弗莫所做的深入探测让她忐忑不安。她一直期待同保罗·赫伊勒的约会；她会告诉他，她自己所做的测试必须保密。他那张脸上的表情一定会很有意思。哪怕仅仅是为了瞧瞧那种表情，这次约会也值了。保罗·赫伊勒一直确信他的老板们正在利弗莫搞什么鬼鬼祟祟的邪恶勾当。要不是有深入探索装置，那些勾当可能不会被发现——有些人下了大力气隐藏该计划。但爱丽生对高强度反应堆的各项情况都很熟悉，那里新出现了没有列入空军情报中心清单的特殊现象。除此之外，她还在反应堆周围的地表下探测到了其他一些不易发现的东西。

这些都在保罗·赫伊勒预料之中。

像爱丽生·帕克这样的国家军情专家有权在侦察计划中增添新内容；这种权限不止一次发挥过重大作用。只要认真汇报，在计划外检测一间本国的试验室这种事不会给她惹来麻烦。但如果保罗没有弄错，这会引发一个大丑闻。反之，如果错的是他，他就会遇上大麻烦，很可能还会身陷囹圄。

飞船机身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爱丽生感觉自己的身体轻轻放进座椅中。左舷窗远处，漆黑的太空开始闪耀橙红色的柔光。色彩越来越浓烈，重力感觉也增强了。她知道重力加速度仍没达到半个g，但在轨道中待了一天之后，身体的感觉却不止半个g。奎勒说了句什么，好像是要转为激光通讯。爱丽生试着想象八十公里以下的土地是什么模样：从针叶树林到农场，再到加拿大的落基山脉——但想象总不如亲眼目睹那么有意思。

还有大约四百秒才会降落。她的思绪信马由缰，想象着自己和保罗之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她曾跟长相更英俊的男子约会过，但

没有人比保罗更聪明。不过问题也正出在这里。赫伊勒显然爱上了她，可她却无法同他交流技术问题；他从事的虽然不是保密工作，但她却一窍不通。此外，他在工作方面明显还是个惹事佬，这跟他那不自信得几乎有些迟钝的性格自相矛盾。外表的吸引力只能持续有限的时间，爱丽生猜测着他会在多长时间内厌倦她——或者反过来，她厌倦他。关于利弗莫的最新消息不会对此有所帮助。

鲜亮的色彩从天空中消退了，换上的是一层轻浅的蓝色。曾宣称自己想退役改飞民航的弗雷德开口说话了：“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加州美丽的天空……但没准儿这里还是俄勒冈的地界。”

飞船再次降入大气层，并从该高度倾斜下去。如果忽略地平线轻微的弧度和夜空的黑暗，眼前的景象就跟商业航班上看到的一样。加州大峡谷是他们路线上的一条绿色长廊。右侧，旧金山湾在薄雾中渐渐迷蒙。他们将从利弗莫东侧约九十公里的地方飞过。之所以会有这次航行，全是因为那个地方：那里的检测阵列提交了错误报告，让军方和政治家们误以为苏联方面在策划什么。而这一检测阵列也正是赫伊勒的怀疑对象——一个中缘由他并未完全透露。

是上层建筑有别于其他地方，而这个州的特权在于它是一个
自由的、一个没有剥削的地方，而且它是一个没有种族偏见、也
没有宗教偏见的地方。

迈克·罗萨斯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旧金山出生，罗萨斯说：“我一
直觉得我生来就应该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以这个标准，我的祖国中国
当然不行。当然，中国警长们可能对警察这一行业很感兴趣，但他们的工作环境
和这里完全不同。他们必须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常常是负面的。”

旧加利福尼亚购物中心是圣塔伊尼兹警察公司最大的客户——也是米高·罗萨斯最喜爱的巡逻区域。在这个明媚的周日下午，成百上千名顾客沿着老101公路^①驱车数公里，来到这里。这个周日特别繁忙：从生产报告和质量报告来看，整个这一周，各店铺的销量都非常好。迈克^②在商场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停下来跟人说两句话，或是走进商店细看货品。大家都清楚反盗窃仪器的威力，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无所事事。

迈克觉得这样挺好。迈克·罗萨斯正式受雇于圣塔伊尼兹警察公司已经三年了。早在和妹妹初到加州时，他就跟这家公司扯上了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温茨警长算是收养了他，因此他是在警局中长大的；到十三岁时，他就已经开始领副警长的薪水了。温茨曾鼓励他尝试技术工作，但不知为什么，他最想干的还是警察这一行。圣塔伊尼兹警察公司是范登堡最热门的求职机构。这里薪水不错，地方也太平，而且迈克觉得自己是真的在帮助别人。

迈克离开商场，爬上青草茵茵的小山坡。管理人员将草地修建得平平整整，打理得干干净净。他能从山顶看遍中心，看见所有的商店和遮住拱廊的光鲜布料。

他拧开自己的呼叫器，以备他们要让他下山疏导交通。马和马

①美国加州主要公路之一，以旧金山为起点，向南横穿硅谷。

②米高的别称。

车是不允许进入外面的停车场的。通常情况下,这样做有利于交通;但这个下午顾客太多,马和马车的主人们可能希望这一规则能稍加松动。

山顶附近,保罗·奈史密斯坐在自己的棋盘前,沐浴着两轮太阳洒下的阳光。每隔几个月,保罗就会到海岸边,有时来圣塔伊尼兹,有时去更北边的城镇。他和比尔·莫拉莱斯会提早来,占一个位置不错的马车车位,然后支起棋盘,比尔则去替他买东西。到了晚上,叮当客^①会摆出他们的特产,保罗也许会跟他们做些买卖。此刻,这老家伙正懒懒散散地坐在棋盘后,大口大口地嚼着午餐。

迈克怯生生地朝他走过去。奈史密斯不难亲近,似乎是个很容易沟通的人。但迈克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他,也知道这老家伙诚恳外表之下的古怪脾气,同他的名声一致。

“玩一盘吧,迈克?”奈史密斯问道。“不好意思,奈史密斯先生,我在执勤。”而且我知道你决计不会输,除非是故意的。

老人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他越过迈克肩头望向那些店铺,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哎,今天下午不设圈套骗人玩了。不如过去逛街,看看商店橱窗。”

购物中心里没有橱窗,除非你认为珠宝和电子产品上面的玻璃柜也算数。但老人还是习惯性地这么说。迈克留意到了这一点。奈史密斯这一代人仍是社会的主体,所以这种说法虽然老套,但依然通用。迈克拾起一些垃圾,却找不到乱扔垃圾的人。他扔完垃圾,在去商场的路上赶上了奈史密斯。

不出所料,卖食物的商贩们都循规蹈矩。他们的桌上堆满香蕉、可可豆和其他土特产,还有一些来自远方的东西,比如苹果。右

①作者杜撰的名词,英文为tinker,原意为小炉匠,敲敲打打的手工匠人。在本书中的意义见后文。

手边的游戏区依旧是孩子们的地盘。等到晚上就不一样了。光闪闪的帘子和遮篷在微风中飘荡，要等到天黑，陈列品自身才会光彩夺目、展现出魔力。而此刻，一切悄然无声，许多游戏都还无人光顾，就连棋类和共生游戏的生意也都冷冷清清。这几乎成了一种习俗，人们只有到了夜里才经营这些琐碎的玩意儿。

唯一的一群人——大约五六名少年——站在盖瑞·特尔曼的天体游戏前。那儿出什么事了？一个黑人小男孩正在玩游戏——迈克意识到他已经玩了十五分钟。特尔曼和天体游戏通常只认钱，而且特尔曼不是个慷慨人。嗯，有名堂。

前面的奈史密斯嘎吱嘎吱地走向游戏摊，显然也被挑起了好奇心。

商店里很阴凉。特尔曼靠在旧木桌上，对自己的小主顾怒目而视。那男孩看上去十来岁光景，明显是个外地人。他头发蓬乱、衣衫污秽，细小的手臂让人一看就知道，这孩子或是有病，或是营养不良。他嘴里嚼着东西，迈克怀疑是烟草——在本地孩子身上，你肯定看不到这种行为举止。

那孩子抓着一叠圣塔伊尼兹钞票。光看特尔曼的表情，罗萨斯就猜得出这些钞票的来源。

“再来一盘^①。”男孩说完，瞪着眼回敬特尔曼。店主特尔曼迟疑了一下，看了一眼周遭的人群，注意到有大人在场。

“嗯，好吧。”特尔曼同意了，“但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听明白了？”他用混杂着其他语言的西班牙语重复道，“我，嗯，我得去吃午饭了。”这句话很可能是说给奈史密斯和罗萨斯听的。

小孩耸耸肩：“好。”

罗萨斯注意到特尔曼重设了天体板——调到了第九级。那孩子研究着布局，一脸深思熟虑的模样。特尔曼的布局是个平面，展

①原文为西班牙语。

示了从高处所见的假想太阳系。三颗行星是三个小小的光盘，围绕恒星旋转。它们的大小透露出其质量信息，但准确数值几乎要到游戏结束时才能知道。充当出发地和目的地的行星运行轨道十分古怪，出发地行星每五秒钟转一圈，速度虽快，还是能很容易地看到岁差^①。但在它与目的地行星之间还移动着第三个世界，轨道同样很古怪。罗萨斯皱起了眉头。这应该是一道立体化的难题，特尔曼之所以要在平面上摆出来，唯一原因就是他没有全息影像来作立体显示。迈克从没见过任何人能不借助共生处理器完成第九级的天体出发一到达游戏。平面上的计时器显示，玩家——那小孩儿——有十秒钟的时间来发射火箭，并努力让飞船抵达目的地。从燃料显示来看，罗萨斯敢肯定，这些能源连做直线飞行都不够。这次发射显然必须借助星球引力实现穿梭飞行！

小孩将自己所有的钞票都放在桌上，斜眼看着屏幕。只剩下六秒钟了。他抓住控制手柄拉动起来。一星金色火花代表他的宇宙飞船，火花从出发点的绿色圆盘上掉落，落向万物所围绕旋转的黄色恒星。他耗掉了超过十分之九的燃料，将火箭推向了错误的方向。他身边的孩子们开始不满地嘟哝，一丝假笑浮上特尔曼的脸庞，但那丝笑容却迅速凝固了：

飞船靠近恒星时，那孩子又拉了一下控制手柄，这一次火箭推动——加上恒星的引力——将火花送进了模拟太阳系深处。火花划过两米宽的屏幕，在远处减慢速度，朝着中央而不是目的地行星飞去。罗萨斯不由自主地轻轻吹了声口哨。他也玩过天体游戏，赤手空拳和借助处理器的都玩过。这个游戏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几乎跟棋类游戏同样受欢迎；它能让你记起人类差点就取得的成就。但他从没见过有人能赤手空拳、两次借助星球引力实现穿梭飞行。

①天文学术语，指行星自转角度的渐次变化，使每年的春分点及秋分点比上年略有提前。

特尔曼仍保持着笑容，但脸色已经渐渐苍白了。飞船慢慢靠近中央的行星，在其环绕恒星运转的过程中追了上去。到了最后一段距离，那孩子略微调整了一下轨道，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显示器上的残余燃料为0.001。象征行星和飞船的图像短暂重合了一下，但并没有相撞，那束小小的火花很快就移开了，飞向屏幕远端。

周围的小孩又推又嚷。他们嗅到了胜利的气息，老特尔曼今天早些时候从他们手上赢走的钱总算会输掉一些了。罗萨斯、奈史密斯和特尔曼屏息细看。燃料已经基本耗尽，飞船最终是否会同目的地接触将是个运气问题。

目的地行星的红色圆盘平静地运转着，模拟飞船划着圆弧慢慢减速；二者的路径逐渐相切。就在这时，飞船开始加速，射入目的地的重力场，急切地想宣告胜利。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显示近景。镜头越拉越近，两道光在屏幕上合二为一。^①

“交叉。”显示器宣布，屏幕下方划过一道道星光。罗萨斯和奈史密斯四目相对。小孩儿成功了。

特尔曼面如死灰。他看着男孩下注的钞票，说：“对不起，孩子，我手上没那么多钱。”他开始用西班牙语重复这个借口，但那小孩张口就是一长串含糊不清的西班牙黑人粗话。罗萨斯意味深长地望着特尔曼。他受雇保护店主，也要保护顾客。如果不把赌金还清，特尔曼就可能要跟自己的租约吻别了。在这里输钱的小孩子的父母们已经对购物中心怒火连天了。要是这小孩儿够聪明，告上法庭的话……

店主终于压住那个稚嫩的尖叫声，“好了，我给。给你钱，给你钱^①……小杂种。”他从钱箱里掏出一满把钞票，塞给男孩，“好了，滚出去。”

黑小孩抢在众人之前走出门，罗萨斯若有所思地望着他离开。

^①原文为西班牙语。

特尔曼继续悲哀地自言自语，也算是向大家吐苦水。“我不明白，我就是不明白。那小杂种一早上都在这儿。我敢发誓他之前从没见过游戏板，但他一直看啊看啊，迪亚戈·马丁内兹只好跟他解释该怎么玩。他就动手了。那会儿他几乎没什么钱，接下来却越玩越好。我从没见过这种事……事实上——”他精神一振，看着迈克，“——事实上，我觉得有人设局陷害我。我敢打赌，那孩子一定带着处理器，却装出一副年幼无知的蠢模样。嗨，罗萨斯，你怎么说？我应该受到保护。这儿出骗子了，尤其是最后一盘，他——

“——可真交上好运了，对吗，特里^①？”罗萨斯接过店主的话头，“是，我知道。你总是稳赚不赔。输赢比例好像是一比一千——你的赔率对他来说可不公平。但共生处理的事儿我懂，如果没有一些真正昂贵的设备，他休想瞒过大家的眼睛。”他眼角的余光瞟到奈史密斯赞同地点了点头，“尽管如此——”他揉了揉自己的下巴，望向门外的晴空，“——我还是想进一步了解他。”

奈史密斯跟着他走出帐篷，留下特尔曼在他们身后嘀咕。大多数小孩还在，三三两两地站在叮当客大厅里。

神秘的赢家不见了踪影，他本来应该在的。游戏区面向中央的绿地，能清楚地看到所有店铺，就是不见那个孩子。迈克转来转去好几圈，迷惑了。奈史密斯跟上来，“我们开始关注那孩子的时候，他不过走在我前面两大步的地方，迈克。你注意到了吗，特尔曼叫他滚，他没有对骂。准是你的制服吓住了他。”

“是啊。我敢打赌，他一出门就逃命似地跑了。”

“我不敢肯定。我觉得他还要更狡猾些。”奈史密斯将一根手指举到唇边，招手示意罗萨斯跟随他绕过游戏店周围的那圈小旗子。

其实没必要蹑手蹑脚。店主们都很吵，家装店帐篷后有人正将家具搬上几辆推车，阵阵叫喊声和笑声随之传来。

①特尔曼的别称。